

昭

代

典

則

歷代典則卷之二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鍾清
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敵以不謹閒住

鍾清劉鈺趙敵時以清慎正直爲中外所聞權奸忌陷
俱列不謹君子惜之故特書云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爲東宮官時有東宮內官單吉

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五單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承張端不以爲然。單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賜進士曾彥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珣。劉吉並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上抗盜發。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辭

疾歸○四川按察副使彭韶陞廣東左布政使○致仕南
京翰林修撰羅倫卒○夏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
貢未至巡撫都御史陳鉞奏藥草產于鳳凰山發陽等
處距遼東四五百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
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爲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汪直奏
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下兵部議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
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

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于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前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上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卽行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貴州總兵吳經請征普定等處蠻賊不許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

湖廣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往。其奏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有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菁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尋還京。

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繫散赤哈。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眾犯邊。邊將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

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說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維知事不協，給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藉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於建，共來犯邊，勢漸猖熾。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勢。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巡撫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七著

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馬文升。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

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及宣至大內。懷恩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卽行。汪直深以爲恨。文升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乃遂有十數人來見。卽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壘書。由是羣衆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受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証。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文升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

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文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於渠魁十刺各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臆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文升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遼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文升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

鉞以爲功文升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今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勅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鉞由是隙益甚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查驗授官壘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直謂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

人給令牌令旗以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直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文升時在撫順汪直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直曰不可不請馬欵差來議汪直乃遣人至撫順所邀文升亦馳至開原與汪直會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夷卽太監招出者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遂與文升言俱犒之既又以勝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直意猶欲再招出見以示已功文升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回京可保無虞也汪直乃與文升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

江西人楊福以僞爲汪直伏罪

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旣而迴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揆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八月召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叅贊機務○戊戌

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陞錦衣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九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爲庶人。

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王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托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

納官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銀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爲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詔獄。

巡按江西御史沃類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凌雲，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鞫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

而故勘故禁歿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司議之景隆尋歿于獄初知府許聰之歿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下獄歿或謂有陰報云。

已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傑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貪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叅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况又以奔競而起臣等竊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三月陞吳道宏爲僉都御史仍撫治鄖襄諸郡○夏四月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五月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卽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

文升撫夷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遠近除道餽風供帳鮮備賄託僮從見直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文升鉞乘間譏毀文升於直文升旣與直還京直復誣奏文升妄啟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由文升禁不與

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卽訊遼東直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於錦衣獄文升上言寔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

官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謫戍調

初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爲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邊於遼鉞以諂諛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直還遣校尉緝俸貪暴事跡坐贓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迎俸姻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贓備受慘酷行賅

指揮吳綬諷令被逮所屬守令代輸僅半俸竟充鎮遠
衛軍而朝調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江西按
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歿實有力焉已不爲公論所與至
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寃者○內官
長官宣諭六科一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
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
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
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
罪俸賊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肯辯
明冀以異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戴縉爲右都御史屠瀟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京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

先是王越薦御史王濬屠瀟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時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夤緣得之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以平蠻報捷賜勅獎勵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

參政姚杲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選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賦穢狼籍巡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司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而出爲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素稱銳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

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覓其獄。所逮銑奏鞫治。福等擬
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銑奏罪不實。復坐罪。有差
刑科叅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
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發充軍。齊革職。爲民。銑調梧
州府推官。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九月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戶部尚書楊鼎
致仕。○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建州夷以撫寧侯朱
永爲總兵官。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督軍務。出塞捕虜。○
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爲保國公。
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女直屯。憐海等衛各

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爲大患。惟嚴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令撫寧侯朱永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聞擾攘，困乃就綁。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捕，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逝。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

千餘石。未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卽中王宗彞。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遠。餘官旗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墾

上月之冒退也。棄城豈守邊之

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運糧艱阻。則寧夏高橋見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

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寔未嘗棄乎詔可

閏十月命毀會定見行律條

南院右都御史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

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故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卽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一月滿魯都殺卍加恩蘭併其衆。○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縉以頌汪直得陞。不耻效尤。亦進言汪直所行。不惟可爲今日法。可爲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唾罵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湖廣副使。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遼陽清河等堡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掠牛畜焚產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入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方冒前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迹弗克耕耨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御史許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弁布按二司互相糾察或爾部中詳看體放得出奏來必重治之○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終不可罷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鼎致仕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前此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自鼎始至是幹復亦命有司給月米人夫如楊鼎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趨部管舉○二月漕魯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直保國公

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之封王越爲威寧伯

太監汪直喜事開邊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鎡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僕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進陞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士風至此良可哀也○汪直等奏捷勅吏戶二部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蕪都察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蕪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譏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兵科給事中孫博疏請禁革東西二廠緝事旗校不報。孫博上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卽開

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
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
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
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
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
究治念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
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夏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
苗蕩民居○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薛逵罷改南京
戶部尚書陳俊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秋七月遼
東巡按御史強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珍効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二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受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符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議請旨詔從輕罰俸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啟譽冒功失機隱匿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珍所効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效罔之戒不報。

遼東巡按御史強珍下獄謫戍

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強珍汪直巡邊回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卽遣腹心指揮往遼東同後巡撫王宗彞審勘虜情宗彞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

會多官廷鞫無敢爲珍辯者。竟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遂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不止。乃傳上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寔。是時汪直東構怨於女直。北挑釁於鞑靼。二方兵連禍結。已殃民辱國矣。交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時朝鮮貢使苦爲建州女直渡道請改貢道由鴨綠江
中官有朝鮮人欲自爲地事下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
曰朝鮮貢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
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
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不許

建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南
紘以進士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縣
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
冤得調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再陞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許紘凌親王上怒逮紘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贓嘉歎良久立釋紘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紘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置上乃釋直

八月立濟陞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芴尾跡散○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越爲兵部尚書○湖廣江西等處巡撫官以所部災傷奏

免各官明年朝覲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旣畱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則。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

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覈東官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莊管莊內侍欲
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
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寔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
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
集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授例起科畝
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
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調國子監丞祝瀾爲雲南廣西府經

歷

潤上言請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
為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
以聞侍郎周洪謨劾濶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陞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王信為都督同知總督漕運

信以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
行。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養用省徭役立賞
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慎專任以利
民情寔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
財用又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憂實無能為但我軍
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
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迓避徭役長子老

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
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纒停。布
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也。乞遜公正仁惠守令。大加
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
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
公以格物。蕪以律已。至乃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所
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
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
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永願保靖二夷。世
相爲仇。信諭以威福。尋亦解。不爲亂。靖州武岡諸蠻。久
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回諭。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

皆稽顙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輩願爲屬役尚敢耶因請爲信舉肩輿以示敬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騎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攜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竒玩亦無所好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

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
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
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
尤重之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
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
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徐溥禮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王
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
同三法司審錄囚徒○六月陞湖廣左布政使何喬新爲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事

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

遇虜寇拘執其人莫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談
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昊
吳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
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
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西胡進獅子遣中官迎入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
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謂進貢禮部事
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禮部覆奏大畧言獅子
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
駝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

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却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蓋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則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鬃耳。

南京科道陳金周紘等以地震論劾侍郎劉俊祭酒王德等俱畱治事

南京十三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頰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凄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灾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

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與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馮廬卿李路章下吏部覆奏俱畱治事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蓋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

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
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
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
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
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
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
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
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
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

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按俞正已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周洪謨乃必請法司治罪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個臣果如是耶

九月兵部請嚴安南之備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嫗殘破八百僞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

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僞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亡命爲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減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爲蓋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冬十月召余子俊爲戶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璠請以宋儒胡瑗從祀下禮部議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璠言宋儒胡瑗揚州如臯縣人與

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九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或專建同事下禮部知之。

申嚴遼東馬市禁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朵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虜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

爲市令叅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
之廢毋滋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
罪以聞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劉吉憂去尋起復

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而托外戚萬喜言于
上固階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帥師
禦之

虜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
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
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大破虜于灰溝。召爲刑部左侍郎。○三月。改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災傷。恕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節該撫屬府州。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紵絲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刮剝殆盡。見年里甲出辦不起。因而赴移。民情實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所可缺者。且如糧餉軍需紵絲之類。將以養軍馬。備宿衛。給賞四夷使。

臣不可缺者也。綵裝奇巧花樣紵絲紗羅十餘人碌亂
半年以上方纔得一件。所費物料難以數計。賞賜臣下
以酬其勞。使之感恩思報。固無不可。但賞之有節。得之
者必以爲奇。又且省費。賞之太濫。得之者不以爲罕。且
又傷財。古之明主一頓一笑。猶且愛惜。敝袴猶且藏之。
以待有功。况此物乎。此可減省者也。至於禽鳥花木等
數年間進之者。不知其數。一經重墮之後。料必置之他
所。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德配天地。宵衣旰食。憂勞黎
元。必不以此爲意。然嘗有罷進貢之古矣。而進貢者未
見斥去。是以不知陛下之意。競尋奇異之物。不遠千里
進至闕庭。以爲孝順。殊不知此物非勞民傷財。則不可

得得之無益於時無補於治此可缺者也夫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知民者豈可缺乎惟其不可缺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愛民如子撫摩安輯務俾得其所彼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珠王之可貴而千里馬雉頭裘之可愛也但恐留意於此因而妨濫政事失天下心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者蓋欲固結人心而爲社稷計也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經籍之格言也陛下誠能深思而力行之若功不成而民不足則斯言不足信而聖人之道不足重矣今當連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寬恤

五百元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
勅該部照例行移。巡按監察御史覆勘前項
除豁夏稅仍望陛下崇尚恭儉。今後上用并官中所用
及賞賜諸王龍鳳等項花樣衣服。合無只着兩京內織
染局織造。其合用預備賞賜等項紵絲。合無照依原價
行移各該司府織染局織造。差去官員匠師人等。合無
取回。禽鳥花木等項玩好之物。合無不必進貢。俾軍民
息肩。感戴聖德。實爲社稷之福。臣叨爲具臣。愚不知止
因言火傷而冒昧。及此罪該萬死。惟聖明裁之。宥其罪
而賜之歸田。幸甚。○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
江西等處。爲害怨。又上疏曰。臣始以爲朝廷軫念淮揚

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爲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蒙再造之恩。陛下聖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皇。而無疆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

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竒是好而無愛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後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今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

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媿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媿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時又令司設太監杜福友傳上旨。着國子監生湯祭軍舍孫智前去常州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段銓家小。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

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恕又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隱而未用多聞強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能知其要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讀詩亦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毋不敬而已若能毋不敬雖不讀禮亦可也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不知其有幾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

民而爲斯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
修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
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說紛紛簡編
浩繁亦豈帝王所能遍觀而盡讀之今陛下勵精圖治
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若復博覽羣集玩索章句
不無有勞宸衷非所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清
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
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而
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求諸家之
書而觀之乎大抵帝王之學非徒誦說文字講解訓詁
而已要在學二帝三王之道身體而力行之建中建極

爲百官之程式俾萬世之又安可也。且土階三尺茅茨
不剪堯也。惡衣菲食禹也。今日崇高富貴固難師法乎。
堯禹亦不可不以堯禹之心爲心而樽節之。若能以堯
禹之心爲心而樽節之。卽今日之堯禹也不過聲色不
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也不泄邇
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之心行湯之道卽湯也。心文
武之心行文武之道卽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
皆聖學之急務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
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
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
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今日進退人才。

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又曰：左
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
日之用刑，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刑必及於無辜
矣。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內外異法也。」今日之刑賞，又豈
可不如此不如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
矣。凡此皆馭世之要道也。是道也，人皆知之，皆能言之，
然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不言者，恐無益於事，徒自失
寵而取辱也。臣雖至愚極陋，非不知此，第以菲才充位。

六卿受恩深重若復如此非惟有負恩德且非疇昔之
志也是以直言而不隱者非沽名也將以報德也報之
欲陛下爲堯舜之君也欲陛下左右之人爲堯舜之臣
也欲天下蒼生爲堯舜之民而被堯舜之澤也欲後世
之人思慕陛下知今日之人思慕堯舜也倘蒙不以臣
言爲迂留神深思專意於二帝三王之學是法是行而
不爲異端異術之所惑其進退人才也其用刑也必如
孟子之言其賞功也其罰罪也必如武侯之言若雍熙
泰和之治不見效於今日聖德仁聲不傳播於無窮國
則其受妄言之罪

妖人王臣伏誅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
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
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
周惟贍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
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
取後往北京遷學授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往
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
徒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
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
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弄勢張聲騷擾軍民恐爲國生事
是以昧歿上聞乞取本官回京以消未然之患不知緣

何不回臣見應付王敬關文內開准與長蘆運司餘鹽七十引仰惟聖意蓋欲將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籍免致科擾下人此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跟隨王敬千戶等官王臣等撥置王敬自離京師直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清江廠住泊數日上新河又住泊數日凡城裡城外得過之家所有玩器書畫金銀寶石等物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塩夾帶私塩強發與太平寧國池州安慶九江五府建陽安慶九江三衛并廣德州共塩一萬五千五百引逼取價銀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兩塩斤殊多不足價銀反要

加耗又有私鹽數十船發與江北廬州等府衛及江西
南昌等府不知又逼取銀幾千萬兩宣州衛不肯領鹽
却將指揮責打亦嚇去銀二百八十兩又發鈔四十塊
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五百塊與杭州府
一百一十塊與嘉興府俵散糧長每塊要銀五兩杭州
得二千五百兩嘉興得五百五十兩其在二府無物不
取城市鋪店爲之關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今蘇州
府縣遍逮大戶索要玩器并金銀等物大戶有者出獻
無者買獻又威逼蘇州長吳二縣着織絲粧五毒大紅
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
一六兩五錢機戶陪銀四千三百餘兩及其交納反要机

戶每疋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若不可言且五毒者艾虎蜈蚣蝦蟇蛇蝎也以五彩絨組織此五物於大紅紗兩肩胸背通袖膝襪之上其爲淫巧奇怪古所未聞此物只用於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況此毒物人皆見之必以爲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干衣非至貴所宜服亦非官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許多天物害害無數丞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爲也及到無錫縣王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門捉索全銀鄒賢躲避就在其家住坐二日拘令常州府官帶領畫匠將本家房屋畫成圖本聲言回京進與朝廷定將他家抄了嚇得鄒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與王臣等分用

其餘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嗔知縣能經拘人不到要行細打本官懼怕姑將官庫銀兩替各未到大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書畫等物被常州知府孫仁勸畱免去只今各家湊銀萬兩送王敬等分收遂有無籍小人乘機妄首人家有物王敬等輒使差人四散捕捉驚嚇人戶逃竄轉與四隣追要至趕隣婦陸氏等下河身死地方爲之騷然王臣欺瞞王敬私詐軍民銀兩又不可以筆記其松江等府不係坐來收買藥餌書籍地方亦皆毒擾徧盡人民委實受苦不得安生臣惟陛下自嗣大歷

服以來敬愼厥德賢能效職庶政咸和一十年間邊方少警海內晏然不圖今日而有此事非獨上靡國體折且下失人心設使王敬等將所得玩器金銀等物盡數進獻以充國用而取之不義如此得之不以其道如此非聖明所宜受况朝廷富有四海府庫皆財倉廩皆粟豈少此哉如或不肯盡數進獻使朝廷虛擔其名各人實享其利豈不尤大可太息兼且朝廷所用錢糧多仰給於蘇松常等府若使彼處百姓不得安生國用何所取給此數府百姓尤宜加意安全而不可使之困苦流竄也昔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出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唐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

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
卿欲以桓靈視我耶乃出萬紀今王敬等所爲害理尤
甚决不可以待萬紀者待之臣又訪得王臣卽王瘤子
俱是奸詐無賴小人素無勲勞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
子俱得好官非惟虛糜廩祿有玷名器且使懷才抱藝
之士爲之不忿夫金銀乃天地之精氣非智術所能爲
設若王臣能之何不自做自用何以日前到處以此爲
名騙人財物累犯刑憲何以今日撥置內官用强要人
金銀騷擾地方昔文成五利旣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
復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腕
也且陛下爲萬乘之君百神之生而敢爲之欺罔如此

百姓乃陛下之赤子邦家之根本而敢肆其暴虐如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又聞王臣在江西等處收買美色婦人數人盛粧在船言頗矯誣人多不信百戶姚敬娶娼爲妾被王敬搜出送蘇州衛鎮撫使收監於本官名下追銀一千兩恐後訐出王臣前情仍將本婦給還姚敬此亦人所共知凡有識者莫不曰陛下聖德寬仁敬天愛民若知此情必不容之但一時不知耳臣備員六卿奉勅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覩茲弊事若循默不言依阿取容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伏望陛下畱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奮乾剛之獨斷昭王法之無私行取王

敬王臣等到京明正典刑使天下知聚斂之擾人非朝廷本意乃王敬等矯制王敬擾亂地方非其獨爲乃王臣等撥置而然也如此則怨有所歸人心寧止而天下安矣不然則怨無所歸其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仍望朝廷自今伊始凡百用度悉從儉約節不經之費罷無功之賞裁冗官汰冗食則財用自足果缺公用物件定擬數目行移出產地地方採辦進用則民自不擾內外公差官員跟隨頭目多不許過三二名則事自減省否則賣官鬻獄不足以供執事者之費剝膚推髓不足以滿隨行人之欲欲斯民之不窮財力之不屈盜賊之不起天下之治安得乎臣爲國家之心激切不自知其

言之狂且瞽也罪該萬死倘蒙聖恩優容不加譴責伏乞將臣放歸田里耕以待盡爲幸無涯上乃詔差官校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

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萬安亦謂宜罷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夏四月許琉球陪臣子蔡賓等南監讀書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今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餼俾知中國禮義永遵王化

命晉王戒飭儀賓劉欽

賜晉王書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勝縣
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己祿米二
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
名其失有三王卽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今其安分守已
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
國子監讀書不許

五月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得乞爲國子監生上不允
仍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
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

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授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律

洪武中成節雲南

○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鄖襄○閏八月命兵部究治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

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官軍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改太子司直歷
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為稱首後與
汪直鞠遼東守臣獄蓋多徇君子有遺議云○按崔
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
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閔林
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為太子司直
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為忠蓋聰後尊顯諛
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
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歿于獄章綸廖莊晚雖貴
咸贖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滇

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庚戌金星晝見。遣少監孫端戒諭晉王。

遣少監孫端齎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竒澗抗拒父命。打灰平人。姦占樂婦。王卽拘慶成并竒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啟不奏之過。數竒澗以前項罪惡。降竒澗爲庶人。

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洒掃。援孟氏例奏請。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汪直有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錦衣衛指揮吳綬。

謫戍極邊兵部尚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路頭榮忤之者卽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詆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謫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醜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鑄等劾直欺罔弄權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外

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卽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男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

沒家產。以爲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卽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遂直并其黨。鼠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陳鉞之與汪直征建州也。侵盜庫銀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旣罷職。居家寡嫂孤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卽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蝴蝶諸異品。占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爲之危。鉞乃洋洋然對于官曰。金銀寔有之。俱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

之皆膽顛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
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
秦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
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臥公館孤燭熒然適秦至
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
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
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翊太子太保
謹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上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江左陸翀之全校